

两天前,我给一个团队上了一节课,讲的主题是“识简谱”,听课对象是一支合唱团,大概有三十多人。课上得不错,很有效果,大多数人基本认识了那些用数字代表的音符,还有节奏,学会了数拍子,最后他们竟可以看着简谱开始试着唱“啦啦啦……”了。

现在社会上合唱团越来越多,普及到几乎是单位有,机关有,社团有,街道有的程度。歌唱已经不只是一种音乐活动,而和健身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男女老少人皆参与。许多文艺形式技术性都很强,唯有唱歌似乎是人人可以参与的一种活动。不过,大多数业余合唱团都有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参与唱歌的许多人能唱歌,却不识谱。

简谱,五线谱

吴霜

这几乎成了中国歌唱人群中一个普遍存在的同时也被普遍原谅的缺点。人们不觉得不识谱是不好的,反正我不会,他也不会,整个合唱团里识谱的就没有几个,歌嘛,听听就会了,会了就能唱了不是吗?谁也别笑话谁。我想起中国戏曲的传统教育方式,口口相传,口传心授,一代又一代就这么传下来。中国民族音乐,基础都差不到哪儿去,表演艺术最重要的是结果,如果一个演员能唱能演且演得出众而精彩,就不管所以然是怎样了。在这里,我可以拿我妈妈的例子说明问题。我妈妈新风霞是著名的戏曲演员,她闪亮夺目的成功是人人皆知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妈妈不识谱。她的演唱要么是她自己创腔由琴师记谱固定下来,要么是由琴师根据她的演唱特点编曲后再一句句教给她的。这里面还有过一件趣事,在我妈妈还很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位音乐家想教会她认识简谱。那位音乐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著名歌唱家盛加仑先生,当年很著名的电影《夜半歌声》中的插曲就是盛先生唱的。盛先生应我爸爸的请求想让我妈妈领域中的人才,我妈妈新风霞能够学会识谱,让她的能力如虎添翼。但是结果失败了,我妈妈告诉过我,她没学会。其实主要是她不想学,她觉得不学那个乱七八糟的符号也不妨碍她在舞台上歌舞表演。要知道那个年代演艺圈尤其是戏曲圈不识谱是一种普遍现象,也不丢人,因为靠模仿和想象也能够完成任务。当年许多民间艺人们的歌唱过程经常是这样的。

我和我妈妈是不同的。因为我比妈妈幸运,生长在和平年代,接受了系统的文化教育。家庭影响和规范教育使我在幼小的时候就学会了识简谱。等我开始学习音乐、练习钢琴的时候,我又学会了五线谱。

如今在合唱团的专业引领者中间有一个普遍的认知,主张合唱团员必须要学会认识五线谱。因为那样才专业,才符合高档合唱团的水平,合唱团要达到最好的歌唱水平,一定是要会看合唱总谱的,真正的合唱谱是五线谱。而用简谱,在专业人员眼里实在是不能够够的。于是出现了合唱指挥要求团员们懂五线谱,而大批的合唱团员看不懂也学不会,最后在无奈、对抗中磕磕绊绊地排练……

在这儿,我想为大多数的民间合唱团员们说几句话,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学习简谱是实际而可行的。我支持他们学简谱而不是五线谱。为什么?五线谱是针对钢琴弹奏者而言的读谱工具,简谱是针对非弹奏钢琴的歌者采用的读谱工具。五线谱,顾名思义,是标识在五条横线当中的符点,其位置与钢琴的琴键相对应,弹钢琴的人一目了然,只要学习钢琴弹奏,配合着符点鲜明的五线谱,你立刻就知道手指该按在钢琴的哪个琴键上。五线谱就是为了这个需求而发明的,在专业中,我们称其为固定调。简谱的用途其实更加广泛,它用七个阿拉伯数字来表示音高,你不在钢琴边,不用固定调性,就可以随意哼唱,适合不会弹奏钢琴的人应用。我们管这种记谱法叫做守调。

钢琴一直都是西洋音乐的常用乐器,我是在学习钢琴之后学会五线谱的。我习惯的是在弹琴的时候看五线谱,清晰的位置和我的歌唱位置相互呼应相得益彰。这是音乐专业者的常态。但是要求业余歌唱者们必须学会五线谱就有些强人所难,他们不弹钢琴,不知琴键的固定音高位置,学五线谱会变成一种华而不实的矫情,五条线对他们而言像五道墙壁一样密实实不可逾越,因为不弹钢琴就不会对五线谱毫无理性感知,学起来会非常困难。

因此,我认为,除了少数专业水平的合唱团以外,让团员们学会简谱要比学五线谱实惠而简单易得多,也可行得多。



上班的路上,看到一些好看的花儿,忍不住拍下来,孔先生在微信上见到,说你怎么认识那么多的花?我回他,记这些名字我可是用了二十多年呢。

这是实话。植物学当然不是我的专业,但这并不妨碍我从少年时代便观察它们。说起来人对植物的喜欢,多半与童年有关。比如紫茉莉,吾乡唤作“胭粉豆”,小时候,家里栅栏边遍种此物,经年难忘。

这花自何而来,完全不清楚,和那道栅栏一样,仿佛从我记事起就在。一条条巴掌宽的木板,天长日久,雨淋日晒,已经炭黑色。向日葵、鬼子姜长得高,黄花从上头探出来,胭粉豆生得矮,绿绿的叶、紫色的花从障子缝隙中钻出来,活脱脱一幅水彩画。

要一时读懂钱瘦铁先生的篆刻,绝非易事。一如要去读懂他的书法与绘画一样。

晚清民国的上海,艺坛也是风云际会,一时能手云集、气格磅礴,笔墨雄浑的吴昌硕无疑是风云际会中的引领者。因有这位艺坛宗师的提携,钱瘦铁持笔驱刀直入艺术之殿,驰名于海上。他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独特艺术之路,初期仿效吴氏,不久便避之而取道明清诸家,偶尔闲涉宋元。

钱氏有极开阔的笔术视野和超强的笔墨驾驭能力,山水、花鸟、鸟兽皆擅。世人每喜其山水,其很早即取法石涛,这既出自个人喜好,也与他们那个时代的朋友圈审美有关,如他的好友张大千、唐云等皆喜石涛,均一时之高手。钱氏于此则有别于张大千的精能豪迈以及唐云的淋漓生动,而以生拙逸气出之,在用笔上部

分吸收了古厚的金石之气,不过他用笔的特点却更多是一种率真的天性使然,某种程度上也暗合了石涛的野逸之质。今人有专以石涛衡之,以为钱瘦铁全仿学石涛,实无新调,此论笔者不敢苟同。石涛笔墨自有其临景涉笔的畅怀淋漓,以笔者观之,石涛笔性近帖学性情一派,此石涛所处之时代金石学尚未全然启开之故,想金石之苍古之气,自然无从谈起。

这花得名是因为种子,绿豆大小,却是黑的,捏开来,里面是白色的脂粉,能否用,不知道了。有的地方叫地雷花,也是就种子而言,男孩子会捏一把“地雷”去招惹事情,杀伤力却也有限。

汪曾祺上世纪八十年代出了一本《晚饭花集》,那时候他的名气远没现在这么大。《晚饭花》一篇写了一个少年的朦胧爱情,散淡而有生趣,小说里,这花恰似“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那样的起兴之笔。晚饭花即胭粉豆,因其开花时,恰晚饭前后。我家的胭粉豆年年盛花,夏天的夜晚,在院子内纳凉,鼻子里都是它的香,带着股药味儿。

我在水塔街住了十六年,搬家那天,我却不在,回来时,屋子空空荡荡,只

不主故常 真率磅礴

唐子农

起。钱瘦铁以其涉猎广泛的艺术视野与实践,将金石之气移用绘画之中,师心自用,此其与石涛之不同处。

金石对画家的影响,最直接处在于线条的古厚朴质。笔者曾听一老先生言及钱氏向人示学,以吴昌硕等朱文印印边线作为对象练习线条,此种教授之法,亦为一奇!当然石涛是开后来诸家之法源,具有无可比拟的地位。言及于此,忽然觉得钱氏学习前贤是对话式的,颇为神合与貌离。谈到石涛就不能不说石谿,此为清四画僧中并称“二石”之另一家。笔者藏有一钱氏《溪山无尽图》山水一轴,从画上款识可知当是其三十甫过之作。此图画风于石涛外显然还受石谿的影响,合“二石”笔意于一图,线条中锋侧锋互用,笔力老到,每观之,直叹钱氏艺事之早熟。

钱氏山水画固然达到很高的成就,不过对于成长于浦东田园的我,钱氏之作最打动我的是那些闲花闲草,尤其是草本的花卉,以水墨纵笔写来,清逸自如,真入目会心。有些作品率性而为,也不刻意收拾,有时题上数语或小字,意思已足。画面中所体现的那份起承转合,又岂是

胭粉豆

李涛

有紫茉莉开着。于是,《鲁拜集》里一朵黯淡的紫茉莉,伴着我在寄宿学校笼罩着乡愁的青春期。

怀乡病在吾国是一种流行病,某个时期还来势凶猛。其病状多与对味道、建筑、河流、月亮、云采之思念有关,那大意一般是从前总是好的。

那年秋天到徽州,住在一个叫披云山庄的小旅店,内有假山,其间生满紫茉莉,香远益清,大慰余乡愁。摘了种子,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春天种了一些。开始迟迟不见动静,梅雨时忽然破土,令我想起小时

以工致为能的寻常观者所能识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朵云轩钱瘦铁先生个展,尤令笔者不能忘怀。去年此时,中华艺术宫有“铁骨丹心——钱瘦铁艺术展”,钱氏后人钱履女史发来几幅钱氏的重彩画,其中有一幅《南瓜》,引起我的兴趣。红色的瓜,青绿的叶,那种不加掩饰的原色之美,令人惊悚。这种实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一种新探索的引领,因于这份大胆的前瞻探索,令当时石鲁高呼、朱屺瞻激赏、谢之光惊叹、程十发暗自吸取……

然而探索者的悲喜,永远是个人的理念与创作的实践之间的赛跑,且须面对无奈的世俗对接,此也不例外,钱氏也曾书画刻了许多迎合时代之作。当然这些都无妨我们选择性去欣赏钱氏那些表达内心独白的精彩之作。正当钱氏进入创作旺盛艺风最为放达之时,一个终结他梦想的悲剧悄然降临,十年劫难开始了,一切戛然而止。

然而探索者的悲喜,永远是个人的理念与创作的实践之间的赛跑,且须面对无奈的世俗对接,此也不例外,钱氏也曾书画刻了许多迎合时代之作。当然这些都无妨我们选择性去欣赏钱氏那些表达内心独白的精彩之作。正当钱氏进入创作旺盛艺风最为放达之时,一个终结他梦想的悲剧悄然降临,十年劫难开始了,一切戛然而止。



秋之山水 (中国画) 张占祥

常——遍布中心与远郊的剧场,开在森林与草地上的音乐会,世界级的作品的表演,网络直播与点播的便利——也来自从时光深处带来的回响。城市剧院中便留有不少关于国际艺术节的记忆。

第十五届上海国际艺术节时,瑞士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吉赛尔》的首次亚洲亮相便是在这里,那个披着白纱和百合的吉赛尔,充满着浪漫的诱惑,又带着疯狂阴影,让人不由自主沉醉。第十六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来自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七台音乐会,有古典与现代的激荡,有历史与异域的风情,为上海观众展现了多元文化的精彩碰撞。

而今年,音乐会则将在开启时如玉

候,天天数着新长出来的叶子之情景。

水塔街种紫茉莉的人家数也数不过来,以紫色为多,偶见黄色。它不怕折腾,当年我移了许多给同学,无不活者。白天里它们都在睡觉,太阳一落,纷纷盛妆开了。等到上学时分,薄薄的花瓣又会闭上。它还有个名字,夜娇娇,可见是个喜欢过夜生活的家伙。

我的邻居门前有几株黄色的紫茉莉,本想搞几粒种子,但恐花粉相杂,作罢。那种杂色的,可真是不大讨人喜欢。

紫茉莉根极粗壮,一段时间后掘出,根块大竟如拳,色褐如石,栽在浅盆中,倒也别有味道,只是从此叶瘦花小,终究不如植根大地。

新种的紫茉莉甚是繁盛,秋来,其实四散,收了一些,思来春再播,孰料一场春雨过,草地上竟有百株幼苗破土,这算是促狭鬼对园丁的捉弄吗?紫茉莉的繁殖能力过旺,扩张欲望又强,钱牙舞爪,放肆生长,尽管黄昏时暗香袭人,但也有些恼人了,终于,园丁不得不考虑其他花草的感受了。

我最后只留下盆景。收的一饼干听种子,撒在小区里的几块空地上,第二年茂盛极了。至于乡愁,本来就是形而上的东西。

都说回忆是老年的专利,中国已经深度老龄化,

于是乎咸与怀旧。年轻时读何其芳的《画梦录》,颇爱《丁令威》一篇,因此人可谓乡贤。这其实是个《搜神记》里面的故事,记丁令威离家千年,化鹤而归事,“丁令威忽然忘了疲倦,翅膀间扇着的简直是快乐的风,随着目光,从天空斜斜地送向辽东城。城是土色的,带子似的绕着屋顶和树木。”然而,怀乡之念,终于破灭,他唱着“城郭如故人民非,何学仙家累累”,翩然辞去了。丁仙人还算幸运,至少故乡的屋宇路衢还认得出,如今在地产商的大手笔下,十年之内,你的故居可能就成了香榭丽舍名邸之类,而且断不会种紫茉莉这么多气的花。

偶翻五十年代北京植物园编辑的《华北习见观赏植物》,知紫茉莉原生美洲,名字在拉丁文中为奇妙的意思。并说“种子中的胚乳干后,加香料碾成白粉,可作妇女装饰品。”看来吾乡“胭粉豆”一名渊源有自。书里有一页紫茉莉图,细致入微,色彩鲜艳,只是显得过于华贵了。就如少年时,水塔街是天堂,但你若把它画得太美了,我便不容易认出它。

狄金森有诗曰:“要造就一片草原,只需一株苜蓿一只蜂。一株苜蓿,一只蜂,再加上白日梦。有白日梦也就够了,如果找不到蜂。”这个美国女人的心胸如此宽广。我以为,对于故乡的回忆,有一棵简单的紫茉莉就够了。

题奉化武岭门(外一首)

秦史轶

拍透雕栏人不语, 遍求真善亦堪怜。 金银独得载清誉, 老蚌生珠又卅年。② 注①毕志光兄少随沪上名家习琵琶、二胡。②其任“上广”音乐编辑间自主创新之专题,屡获“金编钟奖”两项“银编钟奖”等,近作《龙吟》付梓。

去看一场话剧,听一出戏曲,欣赏一场音乐会,追求艺术的生活是一种热爱,但如果有机会更从容地欣赏,让艺术的浸润和熏陶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状态,或许更令人羡慕。或许,只有当艺术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生活才会充满更丰富的艺术性。当时看了城市剧

院的演出安排,一票难求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也在剧院8月的演出剧目之列。这部舞剧同样是本次艺术节的热门演出,闵行人已经有机会提早在家门口观赏。

就在这个秋风渐凉的季节里,一年一度的艺术节如老友般如约而至,拂面的风里都带着悠扬的乐声,这乐声来自为期一月的各类不间断演出,艺术气息润物细无声地环绕着我们的生活和日

美的记忆

新的吸引

莹

新的吸引

兰花生放的旗忠网球中心举办。奥地利维也纳安卡拉经典歌剧音乐会和欧洲艺术宫铜管五重奏乐团音乐会都将在这里举行。据悉,维也纳安卡拉乐团的成员都是完美融合优雅与流行的创作者,欧洲艺术宫管乐五重奏乐团成员则均是当今欧洲最有才华的年轻铜管演奏家。

而这些美妙的音乐——各种风格,各个领域,从古典到现代、从电影音乐到各种领域的流行音乐,从文艺复兴、巴洛克到浪漫主义音乐、爵士乐,与这柔情且沉静的上海秋日,与我们浪漫又自在的生活,难道不是最相配的吗?

十日谈

身边的艺术节 责编:杨晓晖

极简的舞台,感人的故事,一出难忘的沪剧。